



大東世語

四

寵禮  
賢媛

從誕  
術解

巧藝

企羨

傷逝

棲逸



大東世語卷之四

○企羨

東三條丞相兼家月夜遊東北院中宵方靜公請藤戶

部齊朗詠戶部思索良久座人傾想乃發詠云念

極樂之尊一夜山月正圓是齊名文中句紀齊名勸學會

同賦攝念山林序中句齊名適陪丞相在座人乃羨賞其特

見采名流

慶保胤崇信釋氏晚詣橫川從增賀增賀俗姓橘氏參議恒平之子

聽法及說止觀明靜前代未聞保胤深已歸依不

覺雙淚橫流。賀乃揚拳打罵曰：作何面邪！泣如是。座上惶然，乃停講。他日復聽，再泣如初。賀復打及止。最後聽泣愈甚。於是賀亦悽然垂淚，徐授其文。

慶太史慈憫恤物。一日以公事趣入。中路忽聞女子哭聲。從尋其處。就問其故。有一女僮言為家主假他革帶來。路失之。乃懼罪泣。太史惻然便解已帶與之曰：物且可以此償爾。即去。既應急入。請外吏所帶行事。

伶工時光。笛有黃鍾入調。深秘不傳。亞相藤宗俊。

臣俊家之子。從受諸曲。苦請秘調。累年。時光善其篤好。屢已許之。猶復重惜不果。一夕風雨如晦。忽來云。

今夕將密傳。要當避人耳。乃二人著雨衣。到太極殿。影跡曠絕。暗雨甚鳴。絕無人可竊聽。理。時光猶恐有乘暗傳耳者。發燭搜過區限。果見隱楹。若蓑笠動狀。索之即武能也。時光驚曰：余故慮此。爾遂止而還。

武能與金田時光同時。後生意不相下。時相公命為時光弟子。乃不得已。具名譜詣其家。時光正坐廳。繕笛不意其至。喜延坐。請其來意。武能曰：相公命我使受君教。問何欲受。曰：大食入調。所未得耳。願

見授時光勃然乃指其兒幼在前應武能云。埃此兒長傳此而後脫復及他耳。武能曰：賢子長成不知何年乃反受名譜去。後隱大極殿伺之。蓋欲竊聽而得此。

源義光

賴義之子。新羅三郎。刑部丞。

學笙豐時元時元卒時其子

時秋尚幼。秘曲未可授。乃授義光大食調。入調後義光憂其兄家義東征賊未平。乞朝欲赴戮。力不許。乃解官獨發。日夜兼行。時秋逐驛馳至。乃請與俱。義光頗怪。數苦駐行。及足柯山。辭喻再三。猶不肯。

義光忽復悟其意。路傍班荆。布二楯分座。乃胡篋中出時元所書與大食入調譜。示之。問有齋笙耶。時秋乃出笙。義光曰：子所追想必此事。我今赴戰。生歸難期。子即豐氏世守也。殉我無益。若信吾志。歸全其道。悉傳秘曲。畢各別去。

能因與友人車行。忽下步里許。友驚問之。乃曰：今所過伊勢夫人舊家跡。爾隔世雖邈。庭松尚存。名流所居。奈何可輒乘過哉。待樹杪不見。而後載行。伊勢

詠歌上流。因已以耽好敬尚焉。

笙人市佑時光與篳篥人用光唱歌裹頭樂欣然相  
適中使偶至已在傍二人都不相接對歌不歇使  
怒歸奏上歎曰唱歌入神外境都忘乃為樂之至  
於斯乎萬乘徒重恨不得輕赴縱聽高倉帝時云

○傷逝

藤黃門敦忠

左太臣時平之子

妙絲竹早亡後每御宴以源

博雅堪音必奏其事若有事故不得召入則御宴  
為之輟故舊猶云黃門若在豈容使王孫獨專朝  
野乎

紀寬欲得納言懇祈長谷夢有人命曰他方須汝文

章當遣爾尋卒

世傳寬母初祈長谷而得生寬

永延時內宴蹴鞠四納言俱陪

相國恒德公為光之子齊信相國賴忠之

子公任左相高明之子俊賢并行成時稱四納言

鞠激隕外例當一人往

取藤公任曰此中不至將相人之子當遣耳藤行

成嘆曰先少將不幸早没人不可無壽

行成攝政伊尹之孫

少將義孝之子義孝早逝不陞大臣大將

江帥文辭不及其祖

朝綱匡衡

至於才學優長博識古今

非獨江家諸氏蓋無若者最留意國家典章恒言

朝廷若盛吾家亦盛朝廷若衰吾家亦衰及其沒  
藤黃門宗忠歎惜曰斯人八葉儒家三世侍讀朝  
之樞要文之燈燭也國家失良臣天下亾明鏡  
兼好卜部兼顯之子左兵衛曰昔日雪朝屬有託事貽書友人  
草卒不及雪狀其人答書曰不問此雪如何子非  
吾友其人已逝於今不可忘

○棲逸

僧玄賓初菴居三輪朝野欽其德行賓惡其煩劇滅  
跡而去玄賓俗姓弓削氏其族道鏡驕淫滔天賓甚醜之殊深避世經年其弟

子北行偶見河津翁躬看敝衣蓬髮改容良久熟  
看似故師面乃悲欲問之而難人中且促行不可  
停既竣事歸到前津乃不復見問之皆曰夫翁計  
食受雇不取其餘都無他營口常誦佛某月日失  
所在按其月日向相看之時也伊賀郡司家忽有頭陀人來芻蕘  
作庸久之其家俄遭被坐逐家僮多散其餘擁主  
唯聚泣而已頭陀乃因家人進謀曰且先詣京陳  
訴事窮而後散徒未晚野僧有小因緣國司公願  
與俱行主人未信然已無他計乃試挾而出都頭  
陀曰我有所識君暫入近舍待之但亦如此形狀  
恐見疑怪乃借人具袈裟而步進國司亞相門  
者驚見相通跪伏主公盛服出延之上座便叙中  
歲滅跡朝野惋惜之事頭陀曰此自容閑話今乃

有急當誦告一事。貧道年來所憑主人。俄有坐罪。不可忍看。若其輕咎。願借貧道。冀從原放。亞相許諾。即與原狀。頭陀受喜曰。主人在近舍。應須先示此狀。令安心爾。乃出。在近舍側。便脫法服。疊之。置原狀於其上。不見郡司。滅跡而去。皆知是玄賓。方歎其韜晦。

相阪盲<sup>神丸</sup>人。妙於琵琶。而高樓<sup>神丸</sup>。世人不得傳習。曲有

流泉啄木。殊秘不常彈。無能聞得者。王孫博雅。專

精琵琶。世傳博雅誦時。空中聽天樂。恨未得秘曲。且憂此盲一

逝。永自此絕。乃欲竊得焉。試造一見。無由發言。而

還。爾後每夕。密往其菴側。窺聽三年。未嘗有彈。值

中秋月陰風淒。乃復伏常往伺之。盲人忽彈盤涉

調博雅心中悶癢。冀及秘曲。少頃彈罷。蕭然遣情。

嘯咏。且歎曰。嗚呼。無其人哉。當此寂寂。誰當共靜

夜思者。亦應語心耳。博雅應聲出。乃通名。且具陳

向來事。盲人感歎。終夕晤言。秘曲悉授。世乃稱盲

人隱趣。博雅好事至今。

前中書王作池亭。曰夏條為帷。冬冰為鏡。南島之五

大夫作老伴。東岸之一脉泉為知音。

黃門源顯基。受寬仁帝後一條恩眷。晏駕初。暝在省中。

怪梓宮燭進。頗遲。問之。或曰。女侍輩亦皆已給事。

新帝宮。乃無供者。爾黃門深悲人情變移。即日落飾。逃于深山。

源顯基隱遁大原。永謝人世。宇治公當國。往訪其居。話舊終夕。唯談佛理。一無及世事。公將歸。主人曰。賤息資綱。一云資經素已暗劣耳。公時未省。唯疑伊人無故。不可貶惡其子。三思乃寤其附託之意。憫然謂。雖亦在空谷。愛顧之念。常不可忘。則不堪乃發言。爾於是每事保存其人。人ノ親心ハ時ニアヲナシテ思フヨナニシテモフルナ

藤給事通憲諸子。多為僧。有名。靜賢澄憲勝覺覺憲其季明遍

獨隱高樓。紀高野山。頗疾僧侶之奔競官榮。諸兄數勸其出。遍答曰。夫遯世者。吾棄世。世亦棄吾。不齒。是遯之全者也。世棄我。我不棄者。丐人也。我棄世。世不棄我者。今之諸名德也。此二者非真遯也。諸兄皆已。南北之高德也。我不欲以不才廁其間。中山黃門。中山藤黃門顯時。參議長隆之子。與參議藤成賴。中納言顯賴之子。親睦相善。公私出處。深相契交。俄而參議棄官。隱高野山。公曰。斯人肥遯。今我於世。萬事休矣。乃遣使問其隱趣。且密命。命圖其山棲構。致而還。



無幾公亦結宅中山。競官入居。再遣參議請令  
解事人來。其人來。公乃令其周流中山。居遍覽  
則屋宅廣狹。以至戶席。都似高野。棲居毫無異者。  
參議聞其事。笑曰。若夫極樂國。則固應難慕。爾

○賢媛

弘仁中。齋院公主。弘仁帝第三女。內親王。名有智子。有才學。上幸齋

院。賞花開宴。令群臣賦春日山莊詩。公主時年十

七。即賦曰。各探勅韻。公主得塘光行蒼。寂寂幽莊山樹裏。仙輿

一降。一池塘。棲林孤鳥識春澤。隱澗寒花見日光。

泉聲近報初雷響。山色尚晴暮雨行。從此更知恩

顧渥生涯。何以答穹蒼。上大歎賞。授三品。

紀夏井。貞觀中為肥州。母石川氏。聞而哭之。曰。吾子

其不終乎。吾聞肥俗貪汙。恐吾子以清治之。夏井為讚

州。政化大行。吏民親愛。任滿將去。百姓相率詣闕。願乞更留二年。年穀歲豐。至于為造四十餘倉。蓄之。及去。吏民送者充塞。贈物甚多。夏井唯留紙筆。餘一無所受。後果連坐。異母弟

豐城事。謫配土州。

四條藤公。大納言公任。將辭亞相。寬弘時公頗不相得。初倩齊名。以

言諸文學為表。都不中意。乃乞江匡衡。江諾而歸。

頗有憂難之色。婦亦深怪問之。江具語其難得意。婦曰。此公故多矯飾。諸文學或當不及門地之言。故不愜爾。江欣然從其言。具草。公乃披首端。輒言。臣五世相國之適子。爾自曩祖忠仁公以來云云。公喜用其表。

永延帝。雪後早坐宮中。顧乃云。不知香爐峯雪奈何耳。宮人清氏清原元輔女少納言默起前。褰御簾。帝賞其慧。

而有學。白居易詩香爐峯雪撥簾看

永延舊宮人清氏。老後零落。貧居壞宅。諸貴遊俱載。

過其戶。相謂曰。衰哉清氏。非復往日。清聞乃褰幃。曰。駿馬之骨。古人尚買之。

上東后。少入為永延帝妃。帝一日吹笛。宮商甚調。宮侍仰感。注目。而后在側。獨不顧。帝曰。屬此會通。何以不看。后曰。聞聽笛。未聞視笛。帝笑服其理。

高內侍儀同藤伊周母高階成忠女才調。耽好詞翰。恒言研殘餘。

墨四五寸許。剪棄片紙。已退秃筆。三錢方兄。併書冊。吾所愛惜。唯此五物。不啻龍宮珍寶。

宮內喪。朝士俱造高陽公主。居簾內。靜寂不聞哭聲。

亞相藤隆季中納言家成之子官大納言歎曰可謂幽閑矣哀

樂之事何必於外發太甚此宮居恒內則整肅至

於扇面有男女竝坐者公主命棄之

白河帝每佳日率意遊幸一朝積雪甚有觀帝起臨

階徘徊有一幹郎已設輕行之供帝乃獨從一期

門北出未命幸處期門亦有智諧料其賞雪正必

北山時太后永承帝后后內府藤教通女治曆四年立為后其夕帝崩后自幼習釋經

帝晏駕之後落飾入居北山小野宮境地僻幽期

門乃馳入告幸令備貯儲帝果趣小野在外車上

賞雪太后亦使女侍就車進酒遽設無闕帝已歡

還時太后簾內不令一展設既而左右幸上不入

太后曰觀雪須外吾固知帝不入

有舊宮人幽居太秦或傳其豔而有情諸郎年少懸

想其趣好事相誘乘月夜行窺之至則秋棲素淡

自然清令亦皆不覺矜飾既而香薰徹外乃於簾

內嘯詠岸柳秋風遠塞情橘直纖纖有秀致於是

相顧恐其不可當逡巡默歸

源三品賴女讚岐二條帝頗涉經史嘗曰少已失侍

謂音延日有才智之稱

每值誕日便憶母氏劬勞則不堪水漿入口而世人都以生辰相賀吾所不曉

建春后是高倉帝母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后兵部太輔平時信

女初微名小辨被保元帝寵生高倉帝有嘗竝仕舊宮人近后側私

問曰如是福祉不知在后心裏何似后曰宿因所作於我何知

源豫州奔後有人拘其妾靜致之鎌倉源將軍及夫人以靜本名妓俱出鶴岡召觀其舞靜固辭數四不得乃黽勉起舞其曲詞意都無非永懷豫州者

觀者皆為墮淚他日鎌倉諸士解音者相携往靜客舍設宴且慰坐中有梶原景茂託醉頗出豔言靜變色且泣曰嘗受豫州恩今縱不死忍坐被此辱乎豫州者鎌倉公弟也今若在則汝輩可得輒見我面乎梶原赧慚逡巡

鎌倉源大將軍獵富士世子賴家年八歲從射鹿獲之

大將軍甚愛賞之還遣梶原景高于鎌倉告之夫人

夫人北條氏無喜色梶原失措良久夫人謂曰武弁

之子射獲原野禽獸固常事已何勞專使之有

平相州時賴母

秋田城介景盛之女。義景之妹。既寡為尼。居松下。稱松下尼公。

邀招

相州前一日見廳窓格故紙間破。手自糊補之。其

兄義景在前。言宜命某夫耳。母曰。某夫之作。未必

勝我。義景再道。更紙新之。則工亦省力。且復美觀。

母曰。然我非不爾思。但亦自誠。物不必悉改。隨壞

補之可也。庶使年少輩知斯意耳。

○術解

藤戶部

忠文好鷹。吏部王

重明

特詣宇治宅。乞求一鷹。乃

受而還。途遇鳥數試。頗凡也。王自中路再造。更請

他鷹。戶部乃臂一鷹。出曰。本欲獻此。恐不中用。今

唯所試。王喜。乃在歸路。見鳥正一。放之。便入雲去。

世謂此鷹。五十丈內。遇鳥必擊之。蓋亦知掣者。凡

而颺去。

源羽州齊賴

陸奧守滿政之孫。駿河守忠隆之子。出羽守。

武人。好獵。愛鷹。

多。養飼之。老後失明。不能復自掣。猶居家。日居臂

上。手摸為樂。客携信鷹來。詐云。頃得自西州齊賴

欣然。卧起。乃攝拳。上摸其毛骨。良久曰。是信山腹

白巢。鷹爾不幸。喪明。殆將見欺。客乃驚服。

藤致忠

大納言元方之子  
右京大夫左馬頭

頗曉天文

天曆時有詔問  
天文博士保憲

時致忠作郎  
以中使往反偶於廁向人說天事忽有射焉者箭

中柱致忠驚曰吾過矣穢處談天故熒惑射吾爾

唯今年有木星助故止柱而已

寬和帝逃幸花山時夜潛出宮中侍從二人而已人

無知者路過安晴明宅晴明適避暑於庭忽拍手

獨駭曰變變仰見緯象天子避位何哉帝行聞而

走晴明便入奏急變於是宮中始知帝不在寬和

即位俄而所愛幸弘徽妃薨帝不勝悲哀至致迷  
罔遂懷脫屣之志偶見藤道兼所持扇有題云妻

子珍寶及王位臨命終時不隨者帝乃循覽之悚然

道兼因說理無常助其哀情帝遂決遁志無幾帝

與道兼謀欲乘夜潛幸花山將出其夕月色殊明

帝難其揭焉有猶豫之色道兼奏曰璽劍已奉東

宮矣先是道兼密送東宮故云爾頃之雲翳月光

帝曰吾志成矣遂出已而遺亡妃書有密情者欲

反入取之道兼詐泣曰如許恐有事障帝亦以其

不可中止遂遁道兼與僧一人從焉其明藤義懷

藤惟成奔到行在共同棄世道兼詐泣曰已奉聖

約願暫歸面辭父母而後來給事薪水乃去不來

便仕後帝數月陞進後寬和上皇懊悔其率爾又

知道兼詐譎而憤怨焉時一條帝在東宮是前帝

圓融太后所生道兼者太后兄弟之子也實欲東

宮早得其所故誘成上皇遜焉義懷是九條公孫

惜焉。而益疾。栗田公險黠云。

九條相國信長。御堂公之孫。相國教通之子。至大政大臣。號曰九條公。善相未達

時。偶窺掖庭井。自鑑其面。覺有公相。喜而歸。取鏡

自見。無復前相。試行再窺井。如初。歎曰。鏡近井遠。

吾拜相。自當遠爾。後果如其言。

亞相藤道明字慶。相摸守高仁之孫。保蔭之子。官左大將大納言。未達時。與其

婦微服。密各到市買物。有一嫗。先見其婦。狀貌曰。

君相必當為亞相夫人。尋見道明。指曰。亦配此人。

貴相也。

有人詣太醫丹雅忠。主人方待他客。出在堂側。便接

見其人。少頃。來乞診者。相尋入門。主人遙望其面。

顧對其人。歷指病者。暗言其所患。及皆坐陳其惡。

無不悉中。俄頃。所待客至。是安晴明子吉平。一云客即

有行也。主人為設杯酒。先舉杯。未飲。吉平曰。急之地。

今且震覆杯。可惜。主人以為戲。從容未飲。俄而地

震。杯酒果覆。並是妙術。其人大驚。以語世。

○巧藝

弘仁帝好書。秘府多藏。中有絕佳者一卷。帝珍之。出

示空海曰。如斯誠亦不可學也。恨未知何人。海曰。是臣僧在唐國所作。帝以其體異不信。海曰。亦隨風土俗尚變爾。乃裂軸奏覽。書曰。某年某日。沙門空海書于青龍寺。帝驚歎。先是帝自以為勝於海。於是矜心頓廢。益重海書。

空海左右手足及口。挿筆竝書。世稱五筆和尚。

飛彈匠人有妙工。與畫師百濟川成相善。川成家僮亡。倩人追

之。其人若不識認。川成即畫其僮面。與令物色。果捕而至。文德帝時。以善圖畫。屢被召見。常各以技藝相調。心不相下。一日匠請川成曰。近自建

三間四面堂。願來看。且煩畫壁。川成便往觀家。有小堂。四面扇開。匠迎請入。川成升階。將由南戶入。其扇俄然自闔。驚却將由西戶。其扇亦自闔。南戶自開。遂向北向東。皆如始。竟不得入。怪而下。主人在內。大笑。川成慙之。思欲報之。故招匠曰。近有一奇物。請來看。匠疑其報不來。及數回而至。主人乃啓廊戶。延之。忽見其內。死尸橫仆。脹腐甚。匠怪。畏將旋。主人在內大笑。即復就視。畫尸形障子。方

知假物。



鳥羽僧正覺猷源道濟之孫能賢之子居法輪院稱鳥羽僧正好戲畫嘗作旋

風圖吹米囊在空中糝糠塵亂側畫僮奴遽欲抑留

之狀妙極駭態時人傳玩轉進上皇皇覽大笑且

歎其工及僧正朝問其畫意便應曰有此事近日

官供米至大風忽起輕颺囊穀奴輩騷擾臣僧傍

看不堪可笑戲作此爾上皇乃寤命考問倉吏果

有不法供米多雜糝糠

○寵禮

藤公良房

閑院冬嗣之子攝政大政次上表辭相國臣文德后父清和帝外祖

先是賜安車入朝固辭不受文德帝特賜寶劍一

雙曰公宜帶此劍副朕懇情莫使蕭何獨誇漢代

良房謝表曰今屬老病何狎恒典當陳執退速褫朝章長歌竭來遽歸里第是則微臣之自分也但以流波出浦獨成嗚咽去鳥辭巢非無顧慕况臣身甚涓陽之戚情異義合之臣必須粉答恩生

死致

延喜御宴詩題禁中翫月讀師以次唱群臣詩至於

三統理平作天山不辨何年雪合浦應迷舊日珠

已畢乃將唱他詩上命暫住且令三復理平一聯

天理平叩昧不覺感泣云聖主哉聖主哉人皆哂之

天曆帝謂源延光曰。相得如是。朕百歲後。卿儻有憶邪。延光曰。天恩無極。不可暫忘。帝曰。時或應思爾。常豈不念哉。延光曰。千秋萬歲後。臣願終身不釋。畏以為刻心之符。晏駕後。遂服終身。後帝時或不。得已。則素服從事。後帝亦每見垂淚。

藤雅材貧獨。未見知。俄召為郎。時宿。或人婢舍齋。詔使索至其家。正當主人亦希。郎選。謂到已。大喜。經營使云。不關主人事。命下秀才君也。主人怪。搜其婦姊妹之婢舍。有一客出。皆見其卒。晒不信。使云。

即其人也。遂傳詔去。主家乃愧。遷逐其婢。上聞其事。閔其落魄。詔賜內府諸物。令具裝而朝。

樞直幹為文章博士。先例文章博士皆兼他官。直幹申請兼官。曰。拜除之恩。惟一榮枯之分。不同。依人而異事。雖似偏頗。代天而授官。誠懸運命。帝初覽不悅。至後云。簞瓢屢空。草滋顏淵之巷。藜藿深鎖。雨濕原憲之樞。帝歎曰。一世文士也。窮乃至此。亦朕過矣。即拜兵部大輔。

藤為時刑部太輔雅正之子紫式部父為淡州。怏怏未之官。即因官

掖奏文有云昔學寒夜紅淚沾襟除日春朝蒼天

在眼上帝一條覽慙恨入寢不朝丞相道長朝參候問

女侍云偶向御覽為時文辭乃爾丞相憂懼時源

國盛既除越前乃喻旨令辭而俄授為時越前上

乃喜起越前勾麗所來到上蓋欲遣為時以文鬪

巧爾去國三年孤館月歸程萬里片帆風畫鼓雷奔天不雨絲旗雲聳地生風為時在越所作

時以為佳句

永延朝稱多才言語之臣有齊信公任俊賢行成世

號四納言又有宮媛十數人越前守為時女紫式部大馬守時用女赤

染衛門大江雅致女和泉式部道如親王女小式部重明親王女小大君輔親女伊勢太懸出羽守

秀信女出羽辨越前守懷尹女小辨左馬頭時明女馬內侍高階成忠女高內侍大江匡衡女江侍

從參議廣業女新宰相信濃守隆信女兵衛內侍道雅女中將

皆一時官掖令秀

詠言之選帝每曰朕之不德唯得人一事庶亦不

愧前朝

小野右府實資至寬仁時年八十餘為其子求攝州與

時相晟曰天曆舊臣某既事七朝願奏請賜優右府

少仕天曆歷安和天祿寬和永延長和至寬仁朝時相奏與攝州

源亞相隆國宇治永承時寵遇用事延久帝後三條在東

宮於事側目。即位始有欲泄怒其子之意。其伯子隆俊為黃門。在省中。帝密自青鎖窺見姿儀尤美。就列儼然正笏而坐。未嘗顧眄。日後稍試其狀。恪勤奉公。加有才幹。謂卿相之器也。後又察其仲隆網時為參議中郎。值朝議有射狐事。隆網執筆書判云。雖有飲羽之號。未見首丘之實。帝視其文才。擢之左右。又察其季會。宮中俄火。帝急駕腰輿將出避。諸雜人乘災闖入殿陛。中外喧擾。帝輿不得前。季子俊明時為羽林將。速入乃自把弓。毆逐令

退。侍衛帝輿事寧後。帝大賞曰。微俊明朕幾被辱。於是宿怒悉霽。皆用為近臣。眷遇無比。

藤實政。式部太輔資業之子。侍讀學士。參議右大辨。大宰大貳。初為東宮學士。

延久帝即位為甲州上京。以已補外未敢見。恃舊之意。帝乃慰勞。及還任。賜詩餞送云。州民縱發甘棠詠。莫忘多年風月遊。

大監物周光。以詩學生。與宴年已八十。不能升階。大藏卿長成。春宮大進朝方。時為弟子。起乃前後相扶而升。時以為寵。

源相俊房

後中書王之孫左大臣師房之子官左才府稱掘川其弟顯房官右府稱六條

學文章稱於當世其弟顯房不必長學亦以唱詠

且后父故俱承上

白河帝

遇並為亞相屬上相關次

當拜俊房上意欲授顯房咨江匡房江乃言具瞻

所歸故須才學宜授俊房且兄先順也上曰若依

順叙有以久次希進者固亦不虧且顯房若失此

時恐將遜世者是應憂耳奈何江曰唯憂陛下不

從公論耳未有兄以才學拜相其弟乃慍遜世者

於是用俊房顯房後亦拜相

六條右府

顯房

侍上皇皇問曰世今有何事右府曰臣

向問丞相

京極師實

夫人疾牀枕前後有三大臣侍藥

可謂奇事皇曰盛哉此間難得復爾

夫人昆弟掘川左府其一

人則六條右府其子師通內府也

源武庫賴政少時微見天仁宮姬菖蒲眷懷經年後

上聞之欲出賜之便試飾同色宮侍三人雜菖蒲

其中出在階上而召賴政令自擇焉賴政恐其誤

認未敢即進作歌陳其迷惑意上大悅賞乃起自

引菖蒲賜賴政賴政拜感婉媛殊至時人語曰得

婦諧樂媒妁不惡

○任誕

大宰藤佐理不修儀則人目醒日如泥

藤公道隆以劇飲與朝光濟時二從恒深契合公將

薨有人說極樂國且勸念往生公曰按察大將已

逝在彼土邪不爾無為懇祈

按察朝光公伯父兼通子大將濟時公叔

父為光子

源經信為都督鎮西西到筑前遙田驛其夜中秋月

色清朗見館前有一大樹婆娑遮月乃命數十夫

遽伐其樹蕭然自彈琵琶終夜對月到明乃發

藤惟規

越前守為時之子

臨終僧在枕上演中有之說勸正

其念惟規曰中有何如曰似向昏暮獨迷曠野惟

規又問若是曠野乃有草木秋色蟲聲亂鳴者耶

曰應有爾惟規曰中有亦好僧自失去

源納言師時

左府俊房之子亞相師賴之弟

好內如夫人者六七人

各有閨房每夜歷寢一夕乃周冬夜則令侍兒持

火爐從至百方歇而後飽眠常到午晝諸夫人亦

以其無偏愛和輯相善

藤原相成通輕捷無比。

成通著斜履步走險危高欄  
蔥柱車輪轆端乃至峻牆削

壁無不踏到兼能騎馬嘗從幸白河度河中  
流馬卒跌伏成通輒踊已立鞍上無所沾濕少時

私愛一官家婢每夜微服來宿婢舍官家人認為

賤姦乃圖伺其出共撻辱之婢泣告其事令警成

通哂曰何害之有夜半踰牆出外頃之抱一囊踰

牆復入安眠至旦故待日晏將出欲撻者在外注

目忽見帷簾之間小露巾角次露衣袖戶外已置

新履一雙既而成通整裝衣巾徐步出踏履下方

知貴人眾皆遽伏主人亦整衣驚迎成通乃曰聞

當被君家杖罰恐懼來謝爾主人曰奴輩不遜唯

所譴讓成通曰何至復爾唯見與婢子便是復好

之賜遂受而歸。

藤原通忱慨動垂感泣御試衛士騎射看射夫兼兄

兼為其弟立帖云弟射其兄武夫便為立帖情意

可想乃泣二條帥長實云行兼騎射公兼出帖有何

可憐。

源衛武士風流詠歌無麤俗態頗遊衣冠成通偶

在坐熟看其裳綴頗急乃指謂旁人曰吁伊將欲

應粹輒便纏束耶便已含淚

京極藤相國

京極大政大臣宗輔大納言宗俊之子

喜好異常能養蜂

蜂皆有名唯所使令未嘗有螫恒蜜紙自擊行呼

其名皆隨聲群聚從游不啻海鷗鳥世稱馴蜂相

公

承保帝在鳥羽宮庭樹蜂窩俄墮階地群蜂亂飛皆畏其螫避走公徐取盤上枇杷以箠凡刑

皮手擊之蜂悉附著而後令皂隸遠棄

又無夫人及陪寢妾夜被中

恒聚女兒穉幼數人擁卧而已

藤公宗輔不問家事其采地亦不知出何物有來貢

則欣然謝其人曰厚意此從何許得來邪

下毛武正嘗騎從法性公過山崎墮馬他日公再過

山崎憶出前事顧問武正此是汝所邪武正曰然

已而武正籍其地入已邑舊主爭之武正曰相公

已見以為武正所可復爭哉

三條黃門某健啖無比常患肥大謀之醫且道其常

食量醫曰故有治方但先節減食用而後可施時

今伏暑且先宜食水飯清消其中黃門乃從其言

他日醫來察其食限乃見二丈夫扛銀盤徑二尺

盈水飯其中又一丈夫進大銀盤貯鮎鮓五六十



頭醫以為亦分供已。又有一人，以案捧銀椀二，皆至前。黃門乃獨下著七八回。飯鮮俱盡。醫駭曰：如此水飯，亦不可療，乃逃。

妙音相公命藤協律孝道。尾張守孝定期某日有事之子樂所頭

幹必至。其日孝道放浪都下，過期公令索之，不得。及晚自至，公大怒，急命左右令作麥飯、鱮魚，須臾供至。公乃使孝道噉焉。孝道適飢，舉皆盡之。公益怒，命拜伏三千餘回。孝道素健，且加食力，起伏無艱。勞色公搔頭曰：奴已如斯，吾無可奈何，乃止。公

嘗遠行，遇麥飯、鱮魚并食，以為人之苦惡，莫過此者。故今用為罰。于時傳聞作笑談。

秦兼任初貧，有一蒼頭，獨勞經年。俄而兼任得有祿官，族人聚賀，兼任於座呼蒼頭前，皆謂予物報年勞。兼任忽起，踏伏，挫頭斷髮。族人驚問其故，兼任曰：悍奴承事不如意，然放此則無可更役。我積怨多年，今始酬志爾。已而復使如初。

僧都盛親。居真乘院，能書博學，辨論無敵，稱一宗法燈。飲食晝夜不作節限，獨自任意。任

遠不羈，甚嗜芋魁，談義座側，佇盛大孟且啖，且論。

夫始進入有病必擇芋魁殊美者閉居飽食疾亦  
 誠愈生平居貧其師死遺一坊及錢二百緡亦賣  
 坊百緡都將二百緡舉託人家稍稍取給辦芋無  
 用他事亦復未幾皆盡  
 藤資朝避雨東寺門有乞兒多聚其側疥癩短倭手  
 足攣拳種種醜狀一無全者始見頗玩其奇須臾  
 興盡不堪其惡歸則舂檻臺樹平常所愛俄命盡  
 棄之曰那復愛似夫乞兒者耶

大東世語卷之四終

